

國語舊音考校序言

張 以 仁

自漢以來，注國語者凡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孔晁七家，都沒有音讀。有關國語音讀的著作，今傳者僅北宋宋庠國語補音一種。宋庠補音是根據國語舊音增益而成的。補音敘錄說：

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鄴州羌爲說。夫改善鄴國爲州，自唐始耳。

舊音的作者是否唐人，我們從它所涉及的資料裏，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證據。例如周語上「回祿信於聆隧」條；舊音云：

音琴。禮、傳疏引此文作「黔」。（微波樹叢書本國語補音卷一，頁十二。）查十三經注疏本禮記中庸疏引國語此文作「聆」。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昭公十八年孔疏兩引此文則皆作「黔」（以左傳孔疏及舊音作者所見孔疏校之，知孔氏所見國語原作「黔」。禮疏作「聆」者，蓋後世刊刻者援國語而誤改）。舊音所謂「禮、傳疏」，大概是指這三處。因爲三禮、三傳孔疏另外再沒有引用國語此文的了。孔穎達唐初人。初上五經正義在貞觀十四年。刊行傳世，自在其後。然則宋庠謂舊音作者唐人，大概不成問題。宋史藝文志載「國語音義」一卷，今不傳。既名「音義」，想必像舊音一樣有音也有義。而卷數也相同。不知和舊音是不是一回事或有不有關係，已經無法稽考了。

舊音的資料，宋庠完全把它收錄在補音裏，並保存了它原來的面目。我們可以看出舊音是直音與反切兼用而以直音爲多。全書標注字音凡一千一百餘處，直音的有六百餘見。它的系統，和切韻一系並不十分吻合。姑舉廣韻比較，可以看出其中聲母不合的有三十四字，韻類不合的有八十九字。有些不合的現象，似乎並非單純的個別的問題，而使人懷疑可能是出於系統的差異。例如「稷」字（魯語下「出稷禾秉芻缶米

」)，廣韻在東韻。唐寫本切韻三種（以下簡稱「切一」「切二」「切三」）之切二，五代刊本切韻（以下簡稱「刊」）、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韻（以下簡稱「王一」「王二」「全王」）之王二、全王皆同。而舊音音「宗」。宗在冬韻。宋庠懷疑舊音有誤。他說：

據韻，宗在冬部，則當爲「作冬反」。稷在東部，則當「子紅反」。疑舊音誤。

宋氏蓋以自己所知的音韻爲標準，來作匡正批評的工夫。他顯然忽略了語言往往因時空之不同而生差異的道理。我們知道，隋、唐迄宋，切韻系韻書雖爲主流，但所表現的並不是當時整個的語言現象。即以慧琳一切經音義而言，它的音韻系統便和切韻一系大不相同。慧琳音義中東韻就常有以冬韻字（就切韻來說）爲反切下字或東、冬韻字雜出的情形。例如「駿」字，子東反。又音宗。「𨔵」字，總公反，又音宗。而「宗」則音「子同反」。「同」在切韻一系中爲東韻字，而「宗」在冬韻。可知慧琳音義東、冬是不分的，和切韻系統並不相同。我們雖不敢輕率的據以認爲舊音也和慧琳音義一樣東、冬不分，或甚且認爲與慧琳音義系統相同，但也不可像宋庠那樣隨意認定那是舊音的錯誤。

又如「丕」字（周語上「檣次於丕山」），切韻一系屬脂韻。（切二、切三、王二、全王、廣韻同。）而舊音作「匹皮反」，相當於它們的支韻；如「施」字（晉語三「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切韻一系屬支韻（切三、王一、王二、全王、廣韻同）。而舊音作「失之反」。相當於它們的之韻；又如「裨」字（晉語四「裨補先君」），切韻一系屬支韻（王一、王二、全王、廣韻同），而舊音「步夷反」。相當於它們的脂韻；和上舉諸字相承的或類似的上聲字，如「𡗗」字（越語上韋注「使種因吳太宰𡗗以行成也」），切韻一系屬旨韻（切三、王一、王二、全王、廣韻同）。而舊音作「匹彼反」。相當於它們的紙韻；如「俾」字（晉語四「而俾守天聚者」），切韻一系屬紙韻（切三、王二、全王、廣韻同）。而舊音作「必耳反」，相當於它們的止韻；去聲如「暨」字（越語上韋注「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切韻一系屬未韻（王一、王二、全王、唐寫本唐韻“以下簡稱「唐」”、廣韻同）。而舊音音「記」，記字在它們的志韻；又如「餼」字（晉語四韋注「饕餼九牢」），切韻一系屬

未韻（王一、王二、全王、唐、廣韻同）。而舊音「休意反」，相當於它們的志韻。把這些例子綜合起來看，就可看出舊音作者對於支、脂、之、微諸韻有混淆的情勢。尤其是「餽」字，舊音在另一個例子（周語上韋注「上公饗餽九牢」）却作「休氣反」，當切韻系韻書的未韻。同一字形，同一意義，同一反切上字，而下字一用志韻的「意」，一用未韻的「氣」。如果說「意」「氣」兩字的韻母在舊音作者的語言中甚有分別，發生這樣的錯誤是不大可能的。（那麼，是不是「饗餽」一義而有相近而不相同的二音呢？我們找不出任何資料來作為證明。）這種成套的現象，當然不是我們可以隨使用出於舊音作者一時之錯誤的理由所能解釋得了的。

就聲母來說，譬如趙衰的「衰」（晉語四），舊音讀「士危反」，爲崇母。而切韻一系讀「楚危切」（切二、切三、王一、王二、全王、廣韻同），初母。又讀「所追切」（切二、切三、王二、全王、廣韻同），生母；又如「儼」字（晉語四「儼、姪、儼、依」），舊音讀「旋」，爲邪母。而切韻系韻書讀「許緣切」（切三、王一、全王、廣韻同），曉母；又如抵禦的「禦」字（晉語二「孰適禦我」），舊音讀「雨」，云母變韻，切韻系韻書作「魚舉切」（切三、王一、王二、全王同）或「魚亘切」（廣韻），同。爲疑母語韻。魚，虞相混，並不奇怪。這在開合口相配的韻並不罕見。但喻三與疑母相混，却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從校勘上來講，如果說字有錯誤，則不但找不出致誤的原因，也找不出「雨」由何字所誤。那麼，是疑母消失了嗎？就已有的韻書來看，到蒙古韻略時，疑母始有消失現象。蒙古韻略當然遠在舊音之後（公元一二九七年）。而且疑母消失之說也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當時的喻三並不是無聲母。然則是喻三讀疑還是疑讀喻三？另外，牙音見、溪、羣相混的例子也有，如「驪」「韞」「屈」等字就是。詳見考校。此處不贅。

除上文所提到的這些問題以外，舊音反切用字，往往也有和切韻系韻書不一樣的地方。就反切上字來說，例如明母喜歡用「木」字（明母反切十三見，五用「木」字），心母喜歡用「小」字（心母反切十三見，十一用「小」字）；又如幫母用「八」字，明母用「迷」「名」「米」「末」等字，透母用「它」字，來母用「留」字，見母用「故」字，疑母用「午」字，匣母用「禾」字，以母用「由」「亦」等字，從母用「全」「從」等字，莊母用「壯」字，書母用「尸」字，禪母用「尙」字，這些字

在切韻系韻書的反切上字中都是看不到的。又如舊音反切，於影母最愛用「一」字。全書影母反切凡四十二見，用「一」者居三十六。而切韻系韻書是很少用它作為反切上字的（全王只用四次，廣韻只用三次），它們多半是一二等習用「烏」字（全王一等用四十四次，二等用二十三次，三、四等皆未用；廣韻一等四十七次，二等二十一次，三等未用，四等十一次）三、四等習用「於」字（全王三等用二十五次，四等用六十三次，一等用四次，二等用九次；廣韻三等用六十八次，四等用二十三次，一等用三次，二等用十一次。「於」有洪音一讀，是以四等皆用。）「烏」本身是一等字，「於」雖然有一、三兩等讀法，然習用的是三等細音一讀。切韻系韻書使用上字是頗講究和下字的洪細相配合的。但舊音却不同，「烏」字從未出現。「一」字是三等字，却用來切所有各等字的音，如「闕」，一曷反。闕是一等字。「𩇛」，一減反。𩇛是二等字。「𩇛」，一琰反。𩇛是二等字。「𩇛」，一琰反。𩇛是二等字。「𩇛」，一琰反。𩇛是二等字。而用來切一、二等字者竟有十三見之多。由此可見舊音作者對反切的認識並不深入，這也許就是它使用直音較反切為多的主要原因。

以上種種現象，都可看出舊音和切韻系韻書是頗有距離的。不過，我們也應該知道，舊音雖是爲了標注國語字音而作，却常不免受訓詁觀念的支配。這是所謂「音義」一類的書的共有現象。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裏，標音也無非是爲了通義。而事實上標音更是表示假借字常用到的方法。像經典釋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可發現，舊音有些音雖然與切韻系統不同，却很可能是讀的假借字。例如晉語九「未傳而鼓降」，舊音「傳」字音「附」。查切韻系韻書「傳」「附」聲母有非，奉之異，而「傳」字的意義也與「依附」「近附」有別（廣韻：「相也，亦姓」。）。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爲這裏的「傳」是「附」的假字大概是不错的。舊音之「音附」，很可能是「讀爲附」的意思。也就是說舊音作者根本認爲「傳」是「附」的假字。那麼，傳、附之間的差異便將是另一種意義了；又例如吳語「而無拂吾慮」，舊音「拂」字音「佛」。查切韻系韻書「拂」「佛」聲母有敷，奉之異。如果舊音是讀此「拂」字爲「佛」，那麼這種差異便沒有了。因為「拂」與「佛」同音。舊音音「佛」，其實是替「拂」字標音。就像「湫」之音「焦」而實假爲「椒」一樣（楚語上「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舊音音「焦」云：「左傳及唐、孔本並作椒。」）舊音所標正是「

椒」字之音。今明道本也作「椒」。）說文：「拂，違也。」廣韻：「拂，戾也。」這裏的「拂」字解作「違戾」的意思是再恰當不過的。朱氏通訓定聲便以爲是「拂」的假借字。類似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像「道」之讀「蹈」而假爲「導」（周語上「則德以道諸侯」條，補音卷一第十四頁。明道本正作「導」；周語下「詩以道之」條，補音卷一第二十五頁。補音云：「或作導」），「內」之音「納」即假爲「納」（周語下「耳內和聲」條。補音卷一第二十五頁），「伯」之音「霸」即假爲「霸」（晉語四「車上水下必伯」條。補音卷二第二十一頁），「鄉」之音「向」即假爲「向」（晉語二「吾誰鄉而入」條。補音卷二第十四頁）……………這些習見的假借字更不必說了。這些假借字，舊音標的是本字之音。如果我們不明其間有通假的關係存在，却以同一的尺度斤斤計較於其間聲韻方面的出入，恐怕就要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假借之外，有些音又可能是受了別的著作的影響。舊音中常常提到說文、字林、字苑、字統、廣雅、玉篇、珠叢、通俗文……這些文字音韻方面的書籍。例如齊語「與諸侯戮力同心」條，舊音云：「六，寮二音。」（補音卷二第九頁）。然查檢切韻系韻書，都沒有「寮」音一讀。原來舊音此音，實是從字林而來。周語中韋注「鄭先君武公與晉文公戮力同心」條舊音云：「音六……字林音遼」（補音卷一第十五頁），可以爲證；又如魯語下「王后親織玄統」條，舊音云：「丁感反」（補音卷二第三頁），切韻系韻書作「都敢切」，與舊音分屬感，敢二韻。補音說舊音之音是從字林來的；受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影響恐怕也是無法避免的。因爲陸氏曾爲左傳之音，而左傳與國語關係的密切是盡人皆知的事。例如晉語五「靡笄之役」，舊音「靡」音「摩」。左傳成公二年「師至於靡笄之下」，釋文謂「靡」又音「摩」；又如楚語上「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舊音「廣」音「古曠反」。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釋文云：「廣，古曠反」；又如楚語上「靈王城陳、蔡、不羹」，舊音「羹」音「郎」。左傳昭公十一年「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釋文：「音郎」；又如楚語下韋注「子般即位，次於黨氏」，舊音「黨」音「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釋文：「黨音掌」。然些例子，顯然和釋文有關。而它們都和切韻系韻書不一致。這種例子，在舊音是佔相當的份量的。

本文都儘可能把它們列舉出來。當我們對舊音的音韻系統有所申論或擬用它來與其他資料（比如切韻系韻書）比較時，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項問題也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便是誤字的問題。舊音誤字，有多種形式。有涉上文而誤的：如晉語二韋注「左行共華」，舊音：「上音恭，下古瓜反。」早期的字書以及經籍注釋，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華」有讀爲見母的（元以後的韻書，如韻會、正韻，有將「華」讀成溪母的，義爲「不正」）。很可能上字「古」是涉上文「共」或「恭」聯想致誤；有涉偏旁而誤的：如吳語「自剷於客前以酬客」，舊音云：「亞、鴉二音。」補音云：「亞音按篇韻未獲。」很可能人因「剷」之从「亞」而即讀亞音。舊音但錄其時俗之音，當然無法在典籍上找出來源；有因字誤而誤音讀的：如楚語上「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舊音「脈」音「故胡反」，當是誤「脈」爲「胠」之故（詳考校）；還有的恐怕是刊刻流傳之誤：如齊語「擊菓除田」，舊音「菓」音「果」，「果」字當是「杲」之誤。補音作「古老反」，正是「菓」「杲」之音，刊刻者熟見「果」字，而致誤，汪遠孫國語考異引作「杲」，蓋所見本不誤；又如魯語上「畜功用也」，舊音云：「依又反」，影母。切韻系韻書「畜」字讀曉母或徹母，沒有任何資料有將「畜」字讀影母的。則此「依」字很可能是「休」字之誤。一來「依」「休」形近，二來舊音反切上字曉母習用「休」字（曉母上字凡十七見，用「休」者有九處之多）；同類的例子還有：如魯語下「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舊音云：「鄭爲祿，士奐反。」鄭玄箋詩改「綠」爲「祿」；舊音用他的說法。但「祿」字切韻系韻書讀透母，詩經陸氏釋文亦然。舊音既從鄭改，則決不致忽略釋文。如果他改讀崇母，怎麼會沒有隻字解說？舊音反切透母習用「土」字（透母上字凡九見，用「土」者六），因此，這個「土」字極可能是「土」字的形誤。這些錯誤如果不加注意，深入的研究恐怕只是徒費氣力了。

舊音資料既是如此的複雜、瑣屑、零亂而又貧乏，想利用它來求得一個系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的重點也暫時放在單字的研討上。依照國語原書的序次，就一些有問題的字音加以廣泛的討論。例如楚語上「不羹」一語（「靈王城陳、蔡、不羹」），舊音者「郎」，而廣韻音「庚」。前賢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如高翔麟（說文字通）等但敘陳郎、庚二者之來源，沒有作進一

步的解釋。王玉樹說文拈字則以爲「庚、陽二韻本通，更讀如岡，訛轉爲郎。」（詳考校），雖然有了解釋，但謂舌根音訛爲流音，於音理實在難通。而且又沒有任何佐證，令人難以信從。竊以爲「羹」字古音 Krang（李方桂先生所擬上古音韻系統二等字有介音 r，見所著上古音研究一文，載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羹」恰爲二等字。），後來介音消失，乃音 kang（庚）。「客」「麥」等字，都相類似（「客」：krak→kak；「麥」：mrak→mak）。而「不羹」合讀作：Pwakkrang（段玉裁謂「不」讀如德韻之「北」），k 併入「不」音韻尾，則「羹」自有「郎」音了。這種地方，雖是一字一音之微，而解釋也未必一定正確，但畢竟比前人多走一步，而且也饒有趣味。當然，除了音韻方面，本文還涉及校勘、訓詁、考證各方面。連宋庠補音的意見，只要是牽涉到舊音的，也一併提出來批評討論。因此本文以「考校」爲名，正表示並非純粹聲韻系統方面的研究。至於整個上字與下字的分析，它們配合的情形，和切韻系韻書的比較，以及直音方面的現象等問題，則擬另文討論。